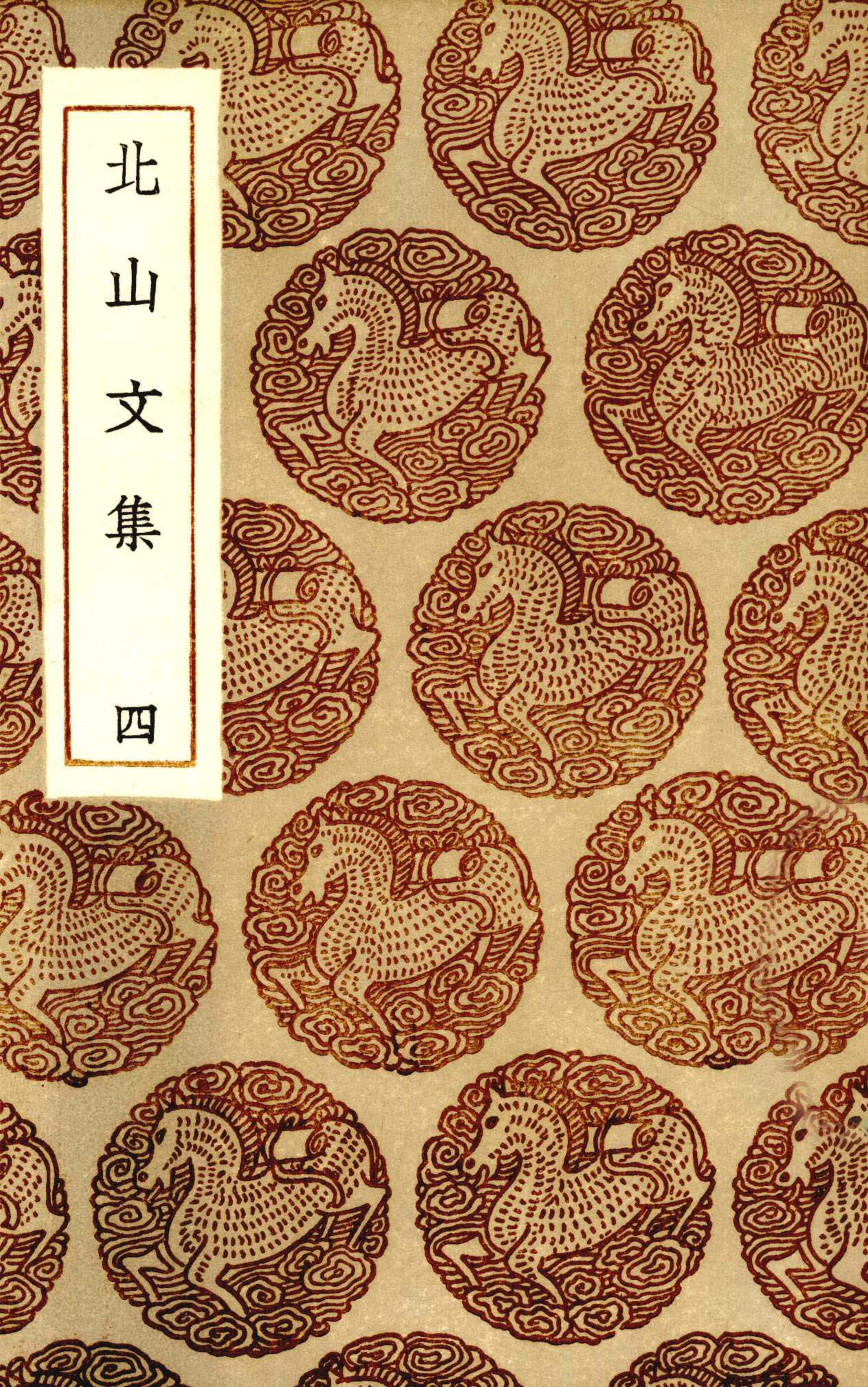
北山文集

四



北山文集

（四）

鄭剛中撰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

答詹德餘

某再拜。德門君子。蘊藉不凡。老者何榮。獲忝姻契。顧蹤跡區區。相從未款。譬如美玉。雖未得久在眼中。而溫潤之姿。已一見不可忘矣。別後癡坐田舍。且與蒲江便順相隔。未及奉一字爲問。已爲來教所先。其爲媿感。不易言喻。何嘗從容。以既中抱。臨紙惟有傾跂耳。

又

某再拜。中間所辱教。乃中和後來附到。詢盛皂則還矣。無緣卽報。尤切媿負。某永嘉闕尙在一年外。所幸時事苟安。五穀皆稔。熟炊飽食。輟州縣文墨之勞。爲田舍讀書之樂。豈非所欲。德餘妙年好學。其氣味又自積習名教中來。加意不已。未可量也。惟自愛而已。

與戴端甫

某頓首。端甫司法。某四月二十五日。曾託令兄附問。計已呈達。自後老妻臥病。度夏以來。呼醫尋藥。及秋纔定。回首省記。不與故人通音者。今忽半年。可量傾倒。邇辰秋序漸涼。不審尊候何似。伏惟學古入官。每事加意。職業修舉。有神相之。動靜之福。不俟言而知也。某碌碌亡奇。賴友朋之庇。坐苟歲月。今年鄉里。比異時謂之稔歲。貧者遂無糠粃之憂。第閑坐之久。其他用度窘短可笑。公當不復念此也。霅川官況如何。

賢者之居所在皆樂甘旨之奉必如意老人當甚安之朱文叔數相款否子韶遂爲浦江馬子從壻昨日得書九月初吉成迎某正欲同家人輩歸妻家當與子韶得數日款也時事如何傳聞似亦寧淨端甫才器高遠法令小曹當亦從事不久今在州郡間如良馬駒不必多行但其嘶鳴顧盼人已不敢作凡馬視矣獨老者塊然癡坐阻遠良朋無規誨之益昏氣盈於面目何當一見清風洗此塵抱也有便順還鄉不惜時賜警論窮達相忘雖今時風俗所尚然敦篤古道敢以望於吾友此外唯加愛而已

答蔣茂先

某再拜去冬襄奉某深欲爲龜潭送車之客適風雪異常不滿初意悵然抱不臨窆之恨還家懶放自便亦恃親故炤其無他不復奉一紙別後安問專介之來辱以緘書勤意再三深媿簡疏之罪尚煩闊略如此也區區未皇面既臨書但有傾倒

答潘叔倚

某愚坐山林懶放自便有親故如叔倚懷仰雖勤而踰年不奉一紙之問負負何言子韶來首被緘誨辭情委曲和氣晬然深所愧感子韶親迎抵吾鄉爲十日款備聞左右勤敏奉公清潤如玉同僚傾仰邦人受賜殊增氣也拱坦一居每事如舊今年時雨順成淖糜粗給門無賓客可以踰年不出猶是春時一到令兄龍圖門下叔愚常相見也其他百無可言但得時事措畫有方疆埸無警田園間安樂讀書志願徑足每書賜以假借不情之語非所望於叔倚宜深照之自餘惟有馳嚮

與王元渤舍人

某頓首再拜。某奇屯聊落。坐場屋三十年之困。先生振拔出之。去年賜以溫顏。樂以至論。相與之意厚矣。其後雖聞琳宮均逸。暫去朝廷。然竟不知師席所在。前日子韶親迎過此。具道起居。乃承卜居諸暨。寢饋裕然。大慰夙夜瞻望之勤。君子之用舍係乎時。時之治亂係乎天。中興之治。天其相之。則用舍行藏。有定論矣。某闔門百指。窘短不給。海邦官期。尚在五年。正月復作書會。教授童蒙。以資歲計。此外無他技能。然亦不敢玷累知己者。區區遠冀知察。

與徐彥思

某頓首。彥思知軍朝奉。中間曾以幅紙奉記。未知浮沈。近見所惠石季平書。審已呈達。仍聞南城之政。公議已明。即遂之官。暫還仙里。神明共相。尊候動止萬福。殊慰傾渴也。以彥思才力。而行於私情交勝。忌嫉妨功之時。有觸礙齟齬者。此固其理。要之君子之道。久乃光明爾。如聞因季平之言。與浦江方氏爲親。甚喜甚喜。世路方艱。吾儕齒髮如許。尋姻不對者。諒非所樂。顧得一賢婦。承家奉祀。他時林間閑老。相助爲善。如佳朋友。豈不美哉。某自叨冒後。兒女長大。目前用度。亦復增廣。殊無以爲計。去年還自行朝。不免且作書會。以待遠闕。年與兄相若矣。於末流中得一官。又習事不慣。未必能如今人俛仰仕宦也。近抵浦江。聞動靜之詳。因得附致。保嗇之請。自餘有懷。惟面可究。未知當在何日也。臨書增情而已。

與康才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某咨目拜上才老奉議。癸卯仲冬。倚舟錢塘。僅得一見之後。非但頓挫無聊。而世故敧危。變態百出。游魂假息。常如鼎中魚。非不念異時傾蓋不可忘。而東西阻塞。兼與廣口絕往來之便。無從探伺動息。近抵浦江。如聞使車暫此憩止。審惟別後吉德契天。行己無媿。神明俱贊。尊候動止萬福。某奇蹇餘生。偶叨紳笏。得官永嘉。坐待遠闕。諸況如故。法慧之款。回首十年。其寺今雖再立。比前時不能十五。去歲期集。偶置局其間。凡吾人笑歌燈火之地。盡爲瓦礫之場。遺址依然。每一過之。尚如小閣夜半。望友人未至之時也。其如傾想何。某寓邑中。更須旬日。相望一舍。無緣參謁。臨書增情而已。或尚從容廣口。此後當圖求見。區區有懷。非面莫既。自餘唯祝保練。前迓殊寵。

與林材茂

某咨目頓首林茂知丞奉議。某鄉聞朋友談蘊藉。故願一見。近抵邑下。遂披風度。洒然如見冰玉。所恨館寓親舍。日與俗事應接。未暇款叩至論。此意併與傾蓋之私。顧遇之禮。抱以歸耳。別後冬陰戒寒。伏惟信道益堅。德政彌著。有神相止。尊候萬福。某敝舍杜門如昨。無可言者。邑事施行。當益有次序。更願委曲贊論。力愛百里之民。不爲惡寒輟冬者。君子爲善之度。他日行之天下者。如此而已。使車或緣職事趨郡。當道我里。無惜寵過。開此區區瞻嚮之懷。自餘更幾善調眠食。

答吳鳴道

某頓首再拜。適辱賜過。兼拜長牋之寵。偶出謁迎肅不逮。愧感增懷。小人涼薄無堪。衆所鄙棄。何以蒙此。

伏承二親在殯。客寓遠鄉。無窮之感。見於霜露。情深言切。讀之感動悲激。不知所措。而又暗投妄置。求道於瞽。問聲於瞶。深恨發言之未審也。昔有寒女與富家爲鄰。伺夜竊隙其壁。富家問之。對曰。貧無火。不能夜績。願借隙間餘光。爲一絲之便。富人許之。後世孤寒之士。多談此爲求裕之資。某嘗戲論此事。夫寒女之借光。幸其與富人鄰爾。故壁外燈燭之餘。可以相及。萬一與車嗣孫康鄰墻。而冀其餘光。不亦難乎。今日得左右之言。正如車孫二公之家。夜爲壁外寒女所隙。雖有相憐之意。不敢自惜。顧蕭然螢雪。自照不暇。安能相振也耶。某家故貧。在鄭氏如南巷之阮。艱難險苦。漂泊流轉。自記識人事後。今將四十年矣。年來雖得紳笏。而五窮相隨。不使諂事權貴。動取憎嫌。闔門百指。米鹽不具。則論文講學。教授生徒。以待海邦之闕。在鄉曲間。正賴爲識者所憐。不意左右之過聽也。左右高才力學。其人不爲不賢。求財葬親。其事不爲不美。而某素嘗貧賤。於窘窮之味。不爲不知。書册上高誼古人。其所舉措。不爲不識。非敢張燈塗隙。忍視寒女之暗。誠以螢雪自照。壁無餘光。可以少助夜績之勤。來書以元振堯夫之事見教。豈所敢當。然某亦嘗與朋友論之。曼卿輩幸而得所遭爾。脫或赴愬之時。元振家書未至。堯之。以此知士之求人。人之爲義。皆必在其可也。觀左右詞氣慷慨。知度不凡。當自一言可曉。某敢喋喋爲說者。誠以虛辱盛禮。進退不皇。庶幾吐實之言。可以少贖不敏之罪爾。尙遲面見。幷敍此懷。皇恐皇恐。

答張子韶

某頓首再拜子韶狀元。去歲季秋之別。忽忽數月。因循多故。雜以慵嬾。所以書記曠廢許久。四月間。德起

寄到三月二十五日所惠教誨。佩領雅睠。深自媿感。竊承度歲以來。尊候動止萬福。直道勁情。竟不容於當路。一笑罷去。扁舟江湖。想其胸中浩然無得而屈折之。可勝快哉。君子之學。爲道也。非爲仕也。道之行不行。在時而不在我。聽之而已。某官期猶半年。近纔與交代通書。平時亦自顧寡合愚鈍。雖此叨冒。不敢全爲仕宦計。如向來江下布襪草鞋之事。常自不廢。邇來又見吾子韶觸事如此。前日於家旁。益樹桑種菓。浚池糞田。作老農家活。庶幾下勅劣相發時。亦便可掉臂而歸。季文久不得書。思之不忘。渠到會稽。又不知作何應對也。同舍中獨聞子野不幸。戴國衡死於湖。人生信如泡影。可傷可傷。浦江常通問否。便中幅紙之教。不能無望於左右。幸時賜警語。自餘唯幾珍護。

與淩季文

某頓首再拜季文推官。比得子韶三月二十五日書。書中具道動止。殊以爲慰。書後今又兩月。想惟般挈貴聚。已遂之官。視事之餘。神相吉履。尊候萬福。教翰之及。猶是去秋。後來杳不通問。計亦事緒冗併。不應相疏未久。相忘之易也。公雖乍撥州郡之繁。然會稽人情。當已相安。諸事悉見條理否。子韶與用憲不相能而去。何以至是也。子韶謂仕路可畏。不是吾輩出頭時。甚令人煩惱。某官期尚半年。自得渠此書。益樹桑種菓。整葺書舍。辦爲方拙容身之地。季文以謂如何。向來見子韶談道會稽同官之賢。不容口。云相處極歡。計季文到彼。自當有佳況也。法慧同舍。獨子野國衡不幸。痛傷何已。同年數相通問者爲誰。彥柔今在何許。已赴江陰否。時向大暑。唯幾惠今保綏。行聞峻召。

與新守章尚書

某皇恐。判府龍學尚書。非但今日致位禁密。爲一世所仰。騫翔未展之時。氣象固已廓廓萬里矣。然平昔身臨州縣。徧閱人材。眞僞賢否。不可欺惑。計門下必無關茸妄人之迹。某何人。乃得斂板奉事。爲下執之吏。念之且榮且懼。惟大雅含容。扶掖成就。使其得以方拙效愚。不至卽以瓌曠自敗。幸也。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一歲更新。羣陰退伏。亨嘉之福。大人得之。相公先生。論道經邦。功參造化。固嘗斡美利以及羣生。今茲令辰。天人顯相。所以萃吉祥而下報者。當無不至矣。伏幾深惟眷注。精御寢興。卽奉綸言。再還鼎席。天下幸甚。

慰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先朝議康寧百歲。鄉人所共尊仰。而又舍人兄弟爲之子。起居飲食笑語。而終不見世路艱危之狀。無可憾者。第人子愛親之心。豈有終盡。他人以爲足。而公當益以爲悲也。如聞三月十七日。已襄奉歸福慶山。果然否。拘係海邦。無由躬陳弔問。謹令西巖寺僧。具少薄禮。乞賜台察。

又

某頓首再拜。中間新除。雖嘗與士大夫相慶。未皇具書以慶也。繼得鄉問。知先朝議貴體中不平。意謂如往年飲食不美。旋卽平復。見報狀。忽有賜葬錢之詔。驚悼失匕。禮當卽日走慰。而州縣塵埃。日與簿書流

轉。舍人有以原貸之否。久違台範。瞻望教誨。其何有已。顧紙筆不能盡爾。

與潘義榮

永嘉去歲旱損異常。秋冬間民已極餒。賴章書遣人浮海。招致客米。粗可不乏。但民間無錢可糴。某夜出錄飢民。得垂死者數百。勸率在城豪戶作普濟會。淖糜日給萬人。以百日爲期。官又出常平米副之。然春寒多雨。秧種未綠。使人食不敢飽。奈何奈何。有可警教者。願時錫之。

與范丞相

某頓首再拜。相公調一天下。初不以彼此爲心。而永嘉士民。戀德依仁。追恨當時臥攀轅轍之不力也。永嘉民無儲粟。雖朝廷得明州米五千斛。并客販繼來。但貧者無一金可糴。今饑矣。其他皆不異疇昔。伏幸鈞察。

答薛德老郎中

某頓首再拜。仙鄉距朝行不遠。凡百必自聞知。自五月十七日一晴。遂無雨。田家饑困頻年。無力車注。早禾適當孕育之時。相顧憂懼者。萬室以之。六月十日。始獲通濟來書。乃五月望日。謂雨暘應期者。蓋在焦窘之先也。前日攢聚本州賑濟。及米自外來者。凡十七萬有奇。民尚不飽。歲復不登。計將安出。今幸少蘇耳。官告錢。章書走介至督府。懇祈甚切。邦人初不知。此錢。永嘉之民。豈能如數。若欲取足。則不得爲郡矣。幸督府從三限之請。又諸邑所勸者。不拘元降官資多少。只就初品。今遂少寬。其間不能盡滿人意者。蓋

某力有所不及也。章書移鎮吳門。秦相開府。邦人戀且喜。但州郡單薄。迎送之費。亦所不堪。聞子韶請告歸。卒未來。何謂也。彥柔在監官。數通問否。淩季文必時相見。此以忿遽未能作書。度夏中暑臥病數日。今尚疲薾。拜問草草。甚愧。有可使奉周旋者。因書不外一二及之。

與何倅

某頓首再拜。執事才德兼茂。朝望隱然。式政蕃宣。此雖東職之漸。飛綏臺閣。政自不晚。鄉邦陋甚。而溪山樓閣。昔人之臨賞。風流尚存。政事之餘。亦有可以發公之高吟淸思者否。投身吏役。恨未得款曲從公遊也。

又

某再拜。某占籍金華。家城北三十里。紹興初。公造化其山野。田園之氣。因得變換紳笏。固嘗面敍此恩萬分矣。然一行作吏。塵埃逼人。坐擁文書。又復化爲俗物。上負知遇。無可言者。永嘉民頑喜訟。弊如鼠穴。持身效力。然亦不敢自欺。尚賴庇麻。未卽曠敗。自餘言不能究也。

與淩季文

某頓首。季文學士。不奉起居之久。非敢簡也。蓋吏易長吏。送迎旁午。民饑財匱。觸事費力。塵埃中遂不覺曠廢許時。公在芸館中。疑若無事。而亦久不作一紙同年書。何也。豈人事紛冗。處處皆然耶。不見顏色益久。瞻仰無以爲諭。秋暘正驕。伏惟百神相休。尊候動止萬福。中間得薛郎中書。言子韶予告還鹽官。勢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未來。近又得相識書。云子韶不久參告。不知已至臨安否。坐此未敢治訊。相見爲言區區也。某竊食踰年。抗走營營。已爲俗吏。而俗吏分上事。亦未易了。日虞罪去。有負交朋之望耳。館中書當漸備。想季文日翺翔其間。樂哉樂哉。佇聞進用。益慰老懷。自餘爲遠業強飯。

與章尚書

某頓首再拜。永嘉弊如鼠穴。皆起於胥吏之擾民。龍學尚書。深鋤抉去之。郡民始知有生之樂。去年旱潮相仍。計不知所出。海上之米一來。而比屋皆飽。判佐小吏。因得竊福無慙色。其所以德永嘉者。固不俟誦說之區區也。秦丞相開府七日。而有紹興之命。李端明迓吏。已遣符倅受代解去。郡中送迎旁午。勞費既不堪言。而姦黠健訟之輩。又頗因此時而出沒。獨陽春之愛。斯民藏於心府者。念念不能忘耳。

與陳去非

某頓首再拜。掌制勸講。朝廷之妙選。儒者之至榮。直院舍人。被九重睠倚之隆。兼三職清華之寵。伏惟歡慶。器業益茂。中外咸仰。其所以屬望我公者。甚大且遠。未敢以此而言賀也。半面微生。姑見區區拜候之誠。

又

某頓首再拜。王公之門。名位益隆。則寒賤之人跡日以疏。直院舍人。衮衮騰上。行且入夔龍之室矣。如某者。不識尚可以寸紙短緘。爲修問之資否乎。執事上或許之。則記室几格之上。時有三十年白首同舍生

之書。亦敎篤風敎之一也。皇恐皇恐。

與李端明

某再拜。某十六日既離侍右。風潮不與舟相得。宿孤嶼。翌日抵靑田。暫寓湧泉寺。更三五日行矣。去大座益遠。懷仰益不自勝。不日朝廷爲生靈。以廟堂起公。則因時濟物之心。計亦不可藏。當須欣然赴之。愚拙孤生。尙幾竭其區區。

又

某再頓首拜。伏蒙寵頒臺翰。幷石刻二本。拜賜榮幸。魯公之英風。大丞相之文。端明之跋。皆傳遠信後者。某何人。亦得以名姓附致其間。蓋大人君子。筆端小爲造化。亦足以借人無窮之寵。願檢此身。以承大惠。

又

某悚息。姻事卜以二十五日成禮。遠蒙頒賜。不勝感激。章壻書生。頗能以小官節約。前日端明舉揚義榮。聚范氏幅幔。杯酒因緣。嘗以敎之矣。然十尊盎盎如春。酌以授賓。衆固不知寒女之貧也。

答太平州陳守

某頓首再拜。某十九日受省劄。二十日早奉祀以行。二十一日抵祠下。卽刻成禮。前此移文者。蓋祠屬盛治。不得不布諸執事故也。上託餘庇。得以旣事。方茲懷感。更蒙賜諭。愧益深矣。

又

某皇恐再拜。九重既分遣祠祀。徹膳以俟嘉應。小臣乃不得報以歸。方屏營憂懼。莫知爲計。閣下華緘縟禮。專介臨之。懼用增甚。銜命無狀。敢復饕竊。以累司敗乎。寵頒並用回納。具于別狀。逆知執事愛憐之故。敢列其區區。

又

某皇恐再拜。別紙嗣至。已同圓緘拜領。鎖吏關白。後時之罪。愿賜闊略。前一夕亦遣本院人吏一名。詣采石料理。暨臨流。至使某與路人爭渡。所遣者尚爾。鎖吏何責焉。偶府中亦治醮。貳車臨督之。備見州郡分體朝廷之憂。無所不至。豈勝欽仰。某歸途。衆謂得一小舟。可以夜發曉至。亦嘗面白貳車。知彼處並無和雇。遂騎而還。亦以禱祠無功。不敢託淸流而自安也。蒙寵諭。謾及之。

與陳師與

某頓首再拜。某自幼年仰德。未遂披書。屬者一見。大慰疇昔。而公亦開懷笑語。相接如平生。雖嚴程見迫。徑遠門下。懷此厚意。千里不能忘也。去年建康夏不雨。秋淮西軍潰。入冬虜僞變怪。終歲不得伸眉。迨六飛還幸。則奔走道路。追隨人事。某遽有不可言者。雖欲修裁短幅。上候興居。久而未能。亦照恕之否。未卽參晤。尙勤瞻望之心。臨紙惘然。

又

某再拜。某不敢以世俗不情之語。上諛盛美。如安撫文武才華。氣節落落。與古人比。一經顚躓。久而未振

者。豈君子之用舍自有時邪。願益調護。坐俟善類之興。某遲暮亡奇。日竊東廚升斗。背有芒刺。臨安一居差安便。第午晚出省。不過接三數客。報一二書。遂對燈火。薾然昏睡。不復眼到書卷中。豈勝愧恨。何當從容高論。破此頑鄙。

與潘義榮

某頓首再拜。義榮中書舍人。卽日初冬戒寒。伏惟祠宮高閒。臺候動止萬福。江干見公於小閣波浪之上。一語成別。豈勝悵然。自後雖滾滾度日。未能拜書爲問。而公之起居。得之甚詳。深以爲慰。如聞扁舟抵岸。徑自蘭江。與眷聚同爲北山之居。行朝是非傾側之地。車馬之氣。上成烟霧。而公乘輿一來。蕭然脫去。想當秋晴日暖。徜徉杖屨。樂有不可勝言者。殊使人懷想歆慕爲無窮也。銓曹考功。最爲關要。日得與羣胥爲敵。每搜見情狀。使士大夫不至戶外有滯抑之聲。則欣然自得。今者移置臺中。旦入午歸。遂無所用其心。素餐之恨。益不自平矣。但如舍人。必不得久在山間。事定理明。則公論又將驅公以出。承教之幸。固在旦夕間爾。鄉里聞今歲可得上熟。拱担田瘦如石。亦有穗可鎌。餘可知也。泰發近得書矣。懷間萬端。非幅紙可盡。未聞惟保練生經。坐待殊渥。區區至望。

答曾天遊

某再拜。公之去國也。某文拘不能通謁郊外。自念仰德有素。某在省戶。雖間得一見。而文書塡委。坐窮日力。不能從容名理爾。後承乏爲言官。則一見之款。又不得如在省時。參差闊遠。今遂千里。其爲愧恨。未易

可平。尚惟珍重鼎茵。爲國自愛。卽還禁近。以慰士大夫日日之望。自餘難以寸筆殫布。伏幸臺照。

又

某再拜。屬有遠役。離北闕之一日。拜緘賜於舟中。伏承爲別以來。體中嘗小不平。今以全愈。豈勝慰喜。至於問勞周旋。則感愧之情。抱以西去矣。朝廷遣樞臣視陝右。而鄉人牽累。率偕攸行。恐復無補分毫。則爲懼滋甚。區區行李。已次符離。當以六月半至永興。半年後可還。長途萬里。惟有瞻嚮之懷。

與秦丞相

某稟。自再拜僕射相公。卽日炎夏。伏惟從容廟堂。神明共護。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行府。何補事功。道路無虞。咸託大庇。行李卽今已次。穀熟郡縣愈北。物愈賤。米粟愈多。如永城會亭。皆小鎭邑。亦庾米萬數。聞京洛間斗粟不三十金。造化所以相佑者。是豈淺淺。第三年之旱。人斯具舟。不得不爲之計也。新疆百姓。所以望摩拊者。事非一條。得賢守令。則朝廷不必一一措畫。彼自能因時順勢。種種辦集。選守令似常談。區區之愚。謂今日之計。莫先於此。仰惟留意。更旬日當至故都。道路節次具稟。未緣參覲。伏乞爲天下生靈保重。

與李參政

某稟。自頓首參政。某道路忽猝。不能時具申稟。伏計德宇洪深。且復蒙睠之厚。炎暑。伏惟協濟廟堂。鈞候動止萬福。樞府二十八日到京。一行官吏。咸託大庇。舊城之內。十廢六七。獨內

前槐柳茂密。樓觀尊嚴如故。望之使人涕下。新疆百姓。如久病乍復之人。實無氣力。但米多肉賤。且能一飽度日。至於摩拊料理。爲經久之計。日有望於朝廷也。尙遠參侍。惟勤仰德之心。伏乞上爲睠倚保重。

答胡承功

某再拜。察學丈今時第一等人。羽儀禁路。參贊堂廟乃宜。而淹留城都。亦一年久。何也。四川關利害。甚大且重。九重所深念。豈不謂四川安寧。則天下休息。俟時中興。致公政地未晚。今者輿圖復還。虜意馴順。既中興矣。公其益厚鼎茵。倚須騰上。以允人望。

又

某再拜。樓丈出關陝。某被旨參佐。自四月末離臨安。區區道路。亦既百日。關陝人情安帖。措畫大略亦定。旦暮歸矣。樓丈日望大旆之來。庶得面盡曲折。第聞暴水敗路。往來不快。計行李亦須少阻。願嚴督前驅。於行府未去間。得拜光儀。不勝大幸。

答孫學士

某頓首再拜。太冲知郡學士。前日同朝甚慰。然鹿鹿抗走。與公未得親也。去夏山間。承高論兩月。且開懷相與。便如平生。私自欣懌。後來承乏省戶益多事。而公亦不爲朝廷留矣。旦暮懷想。惟心自知。拜教之辱。伏承待次高閑。臺候動止萬福。上以關陝初復。命樞臣出使。夏四月被旨參佐。七月抵鳳翔。西南望巴山如圖畫。念吾太冲飄蕭其間。而不得見也。茲忽被教。審聞動履。趙丈又具言日來爲況甚佳。既以慰浣。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